

第五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破碎的火焰

赵亚丹

(社外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2 级)

火红的流星刺穿青黑色的天空射进无垠的荒原之中，巨大而无声的爆炸膨胀成先是桔红继而苍白的火球。火球碎裂，玉屑纷纷，悬浮于空气之中。你仿佛听见粉碎玻璃的声音但马上意识到那是不可能的——在潜意识里你知道这是个无声的世界尽管不明白其中缘由。火球亮白的碎片像萤火虫似的漫舞于天际，渐渐充塞所有虚无。无数的亮点叠加，世界越来越刺眼，令意识眩晕将肉体包围……地球引力消失了，你在一片遥无边际的明亮苍白中张牙舞爪奋力挣扎。粘稠的光，明亮的光，液体般的光，灌入你的鼻孔嘴巴令你肺叶痉挛，窒息。剩下的只是辛辣的气息……

当朦胧而灰色意识从遥远的地方返回自己头脑中的时候，你的眼球在微闭的眼睑下轻轻转动一轮，上面的睫毛应而微颤，浑身麻酥酥的，口中唾液粘稠似胶。苏醒的理智告诉你：自己又坐靠在沙发上睡着了。不良姿势的睡眠过程美妙结果痛苦。你站起身舒展筋骨活动几下，去卫生间用凉水洗脸，感觉好多了。

回到沙发上坐定，你漫不经心地盯着那块深秋正午日光穿过玻璃窗照在地板上的光斑。不规则的矩形，上面有些许细微暗纹。你头脑中一片空白，还没有完全从残睡中清醒。你就那样弓着腰坐着，可能任凭头脑中的空白状态持续下去，也可能正奇怪着自己最近怎

么总会不知不觉地坐着睡着，并且噩梦连连，梦中惊惧万分，醒来却像退潮一般只留痕迹不见波浪无论如何努力回忆也想不起来。

老了，累了——这是你對自己糟糕身体状态原因的解釋。人到中年惨遭失业下岗，女儿又马上中考，然后高中、大学。钱现在对于你就他娘的是一切。出租车司机外人看着清闲，整天坐着，送客拉人，油门一踩钞票进兜。可他们不吃蒜哪知道蒜辣，不喝尿怎晓得尿骚，坐着比站着累，躺着比坐着累，不信你就躺在床上三天三夜一动不动你要是肌肉不萎缩肠胃不紊乱我他妈的把开出租赚的钱统统给你。久躺得褥疮，久坐得痔疮。拉客人跑长途有尿有尿还得憋着，挣点儿钱养家糊口容易吗？

只能玩儿命干。趁现在还能顶住多弄些票子存银行，等到脚踩不动刹车手扶不住方向盘的时候，你都想好了，重新拾起厨子的手艺在居民小区开个包子铺凑合着玩儿吧。关键是你那宝贝女儿，聪明、漂亮、学习好，你出租就是为她开，票子就是为她赚的。

“下午还去吗？”妻子收拾完餐具从厨房出来站在门口甩着湿手问。

你抬起头，把呆盯在光斑上的视线转移到她那张熟悉、衰老但又风韵犹存的脸上，说：“去。”

“今天是小羽的生日，你就歇半天。晚上你不是要亲自做饭庆祝吗？”小羽是他们的女儿。

“没事儿，不累。我五点之前回来。回来再做饭不晚。正好回来的路上还能买点儿菜，小羽不是爱吃鸡翅吗？我顺便买一袋。”

她没再说什么，也就是默许了。退休在家，每月三百块钱的退休金，她现在远比不上你。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她对你言听计从绝对与经济地位下降有关。以前她在纺织厂工作比你医院食堂厨子每月多拿七十二块钱，那时候你们的地位正好相反。虽然事关全

局的大主意还是你拿，但你是丞相她是皇上，你再有本事再足智多谋也得看天子脸色行事，君为臣纲，哪怕她再利令智昏。呵呵，你时常独自暗笑，经济基础果然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他的确挺神。

这时女儿在自己的小房间穿好外衣出来，说：“爸、妈我上学去了。下午还有两节课，临时补的。”轻声细语。

走到门口小羽转过头对你说：“爸你早点儿回来，别忘了我的生日啊！”微笑着。

“放心吧！等爸回来给你做好吃的。”

妻子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的女儿从仓房推出自行车，骑走。转过头，说：“这几天外面不太平，你小心点儿。”

“呵呵，”你笑笑，结果涌上一股痰，吐掉，说，“没事儿，哪那么巧碰到我身上。”

“要不我跟你一块去？”

你不耐烦地摆摆手：“哪有大白天押车的，乘客多了坐不下怎么办？”然后身子往后一仰，再向前一用力，站起身，说：“我也走。”

开出租车就像赌博，凭运气的事儿。有时活儿一个接一个，乘客前脚走后脚又会上来一位；有时一天也不开和，眼睁睁地看着汽油费，交给出租车公司的钱从口袋里流走，真是心如刀绞。不过今天下午你格外开心，生意不错。你的夏利沿着路边以中速行驶，随时注意行人动向，一旦有人意图打车，决不放过。

深秋下午的阳光洒在略显脏乱的路面明亮而不刺眼。活儿渐渐少了。你将车停在家乐福超市出口旁的停车场。早就有几辆出租车停在那儿等活儿。你从车里出来与其中几位熟悉的司机闲聊了一会儿，开了几个带黄色段子的笑话，觉得无聊，便又坐回车里闭目养神，大脑又空白一片了。

时间不长，突然一阵吵闹。你睁开眼看见一个矮胖的司机正和一个中年妇女骂街。挺有意思。你从小就害怕打架，但很爱看别人打架。你坐在车里看热闹。在中年妇女不堪入耳的叫骂中你听出了关键：她认定胖司机的计程器有问题，蹦字儿蹦得快，说那么近的路不可能花这么多钱。有意思。

这场骂街冗长且内容单调，最后不了了之。司机们的兴奋点消失，又平淡无味了。司机与乘客的关系就是水火不容，利益的对立面怎么可能统一？不少乘客把钱包、手机忘在车上，有几个能找回来？你不也是捡过好几次钱包然后都中饱私囊了吗？这虽不合情但很合理。飞来横财不取者傻×也。

不过话虽这么说，小事也这么做，要是真到了关键时刻你还是靠得住的。大约两年前的一个夜晚，你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发现前面一两别克轿车里隐约有人厮打。一段路程过后，别克车暂停一下，上面推下一位姑娘。姑娘趴水泥路面上又挣扎着站起来向别克车追去。当然追不上。你赶到跟前停车，看到姑娘满脸的泪水和被撕破的衣裳，一切都明白了。你把她接上车然后急追那两别克。距离别克车二十米左右，你把大灯全部打开，过了两三秒熄灭，在这瞬间你看清了对方的车牌号。然后你将车开往公安局。

那是你最光荣的一次。出租车公司准备以你为典型炒作一下，以彰出租司机形象。你得知后大惊失色，跌撞入经理办公室，哀求自己什么也不要。要命要紧，你怕报复。

你坐在车里不知不觉地又睡了一觉，醒来口中苦涩。你也斜着眼睛看看表：四点一刻。你决定收工，因为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给女儿买生日礼物。

此事你没张扬，目的是要给女儿一个惊喜。你把车锁好，托旁边的司机照看一下，走进超市。

你出来时，右手拿着一台外语复读机，左手提着一袋冷冻鸡翅。你为女儿做的一切事情都不偏离主题——学习——买生日礼物也不例外。你边走边幻想着女儿使用复读机学习外语的情景，心满意足。

正常的话，汽车以中速行驶大约二十分钟便可到家。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一件让你永远也回不了家的事。

快到下班时间，路上车辆行人渐渐多起来。遭遇两个红灯后，你的车经过时代广场前的马路，这时你发现有三个男青年站在广场的旗杆下向你招手打车。

本能让你停在他们身边。

摇下车窗。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过来说：“去财经学院要多长时间？”

“半个小时。”你熟练地回答。

瘦高个看看手表又瞅瞅身后的两位：一个矮且瘦像猴子；一个墩又粗如水桶。

那个矮个子似乎有些不耐烦，皱着眉头对高个说：“走吧走吧！等公共汽车得等到猴年马月去！”

胖子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我们打车，你走不走？”瘦高个问。

你犹豫了一下，扫了一眼车里的表，脑袋飞速计算：现在是四点四十五分，到财院五点一刻。回家顺路，开快点儿，五点四十之前应该差不多。

“我们都是财院的学生，急着赶回学校。”矮个走上前尖声尖气地说。

二十多岁，运动鞋、牛仔裤、夹克衫——的确是学生，你想，回家晚点儿就晚点儿，不差这点儿时间，反正晚上也没事。

你点一下头。三人上车。

他们要去的是财经学院的分校区，坐落在市郊。汽车驶出市中心，路上车辆行人逐渐稀疏，视野随之开阔。瘦高个坐在你身边，矮个与胖子坐在后面。三人面如木雕，一言不发。

你忍不住沉闷，便开口问道：“你们是大几的？”

“大四。”瘦高个瞥了你一眼随口答道。

“该找工作了吧？”

“嗯。”

“据说现在工作不好找……”

“我们就是出来找工作的，”后面的矮子接过话说，“还真找到了不错的活儿……”

你从反光镜中看到了他无肉的双腮和挂在上面的诡异的笑，猛然间在潜意识里有种特别的感觉，又好像没有，应道：“什么活儿？”没人回答。

汽车转过路口，路两边是收割后的农田，远远地已经可以望见财经学院的大门。

“快到喽！”你出一口气说，似乎有一种完成重大任务的释然。不过，这释然没有得到某种气氛上的回应，取而代之的却是脖子上的冰凉森然的感觉。

刀锋！

坚硬。锐利。嗜血。

脖子的右动脉被刀刃压出一道凹痕。你一低头，下巴正好按在刀侧面上。你看到了伸出的刀尖。

“哥们，老实点儿，照我们说的做！”一直沉默的胖子开口道。声音油腻似奶油。三十多公分长的钢刀就在他手上。

瞬间，你明白一切。

恐惧？

不，没有。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人不会害怕。

异常冷静地，你嘴角冷笑着：“这是什么意思？”

“不要停车，直接开过去！”坐在旁边的瘦高个转过头威胁道，“往城外农村开！”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把尖刀抵在你的腰间。

夏利牌出租车加速从财经学院门口飞驰而过。你看到校门口男女学生正在缠绵接吻。

“何必呢？大家都不容易。你们要什么？我有的全给。把我放了，我决不报案。”你平静地说，手心冷汗津津而全然不觉。

周遭近乎死寂。你开车全然是条件反射般地转方向盘踩油门挂档。你听不见马达声。前方挡风玻璃好像一幕无声电影，放映着路面情况。

你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身边这三个人身上。

“呵呵，”瘦高个笑道，“不瞒你说，你有的我全要！”

汽车在城外的国道上高速行驶，四周车辆行人零星而过。

天色暗下来。

空白，你的大脑再次空白。只有俯首帖耳，你无法反抗。

你突然懊悔下午没听妻子的话呆在家里，更懊悔为省几个钱没给车内装上铁栏杆。现在歹徒只要一用力，血就出来了。

最近市里经常发生出租车被劫案，通常连司机带车一起消失！一般天色稍晚出来跑活儿车里都要有一名押车的，两个人发生什么都好办。

可现在你孤身一人。

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

足足半个多小时，车内四人都一言不发。当迎面一辆大货车亮着刺眼的车灯擦车而过时，突然，瘦高个向前一指，惊呼：“警察！”

你一惊，循声望去。

刹那间，一根结实的绳子套在你的脖子上又绕一圈，然后拉紧。一系列动作就在你的注意力被那虚幻的“警察”吸引开时，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人越瘦越有劲，干巴劲更他娘的地狠。今天你算体会到这一点了。那个双腮无肉的矮瘦子疯子般拉紧绳索，咬牙切齿，似有深仇大恨；两目圆瞪，好如狭路相逢。

你松开方向盘想抓住绳子，但做不到，双手绵软无力，无助地在喉咙处抓挠着——什么也摸不到，复合纤维制成的绳子已深深陷入皮肉之中。

膨胀，灼热，爆炸——一切恐怖的感觉向你袭来。车内空气仿佛结成固体，残忍地挤压着你的胸腔和头颅。呼吸，你要呼吸，否则你就要爆裂了！你的腹膈肌拼命地收缩，想造成巨大的压力突破所有障碍让你的眼睛呼吸，耳朵呼吸，皮肤呼吸，肛门呼吸，尿道呼吸……让你身体上的一切孔道呼吸！

鲜血从你的九窍喷涌出来，腥甜滑腻滚烫灼人，你嗅到了辛辣的气息。你觉得压力减轻了，彻底减轻了……

汽车失控，冲进路旁农田。瘦高个魂飞胆丧伸长左腿踩住刹车，挂上死档。

三人把昏迷不醒的你抬下车，你像破麻袋一样被扔进农田。收割后的玉米茬子利刃一般戳穿你的皮肤。

“大哥，怎么办？”胖子抹着前额的油汗问瘦高个。

“猴子，你把车开到路上去，把车牌子卸下来，车里的血弄干净。”瘦高个吩咐矮子道。

矮子如法照办。

瘦高个看看地上的你，你眼球暴突口流绿血，对胖子说：“咱

俩把他抬到山沟里去。”他指指农田对面的一座低矮丘陵。

一个抬头一个抓腿，用了近一个钟头才把你拖进山里。胖子踢踢你，说：“没死透！”

接下来，俩人用刀在你身上猛砍猛剁猛扎猛刺好几十下，累的气喘吁吁。临走时胖子又把你的手脚筋给挑了。他喜欢武侠小说。

三人跳上车开到预先选好的藏身处，过了几天将车重新烤漆改头换面买到外省。

碎石。枯草。

你仰面躺在浅浅的山谷里，尖利的碎石支撑着你，温柔的枯草抚摸着 you。乳白的月光洗刷着万物生灵。你脸上的血迹已然凝固，油彩一般生动亮丽，身上的刀伤还在渗出绿森森的液体。寒夜凄凉的微风在你身边幽幽徘徊。你死了吗？你的意识挥发了吗？灰黑的夜空因为月光而微白，黑黝黝的云朵巨石般在空气中滚动。无声，永远的寂静，这是你梦中的图腾吗？

白亮的月球——白亮的火球，那个已经破碎的火焰，火的碎片已经融化在黑色的空气里了。

你的女儿，你的妻子，那台复读机，那袋鸡翅，一台便宜的汽车。你的所有，你的生活，你的平淡的愿望你的奔向死亡的人生，在一瞬间，都彻底重新轮回。

三个月后。丧事结束。

余哀未尽。你的妻子来到派出所，递上文件。胖乎乎的民警效率很高，五分钟后，从电脑屏幕上抬起头说：“注销完毕。”